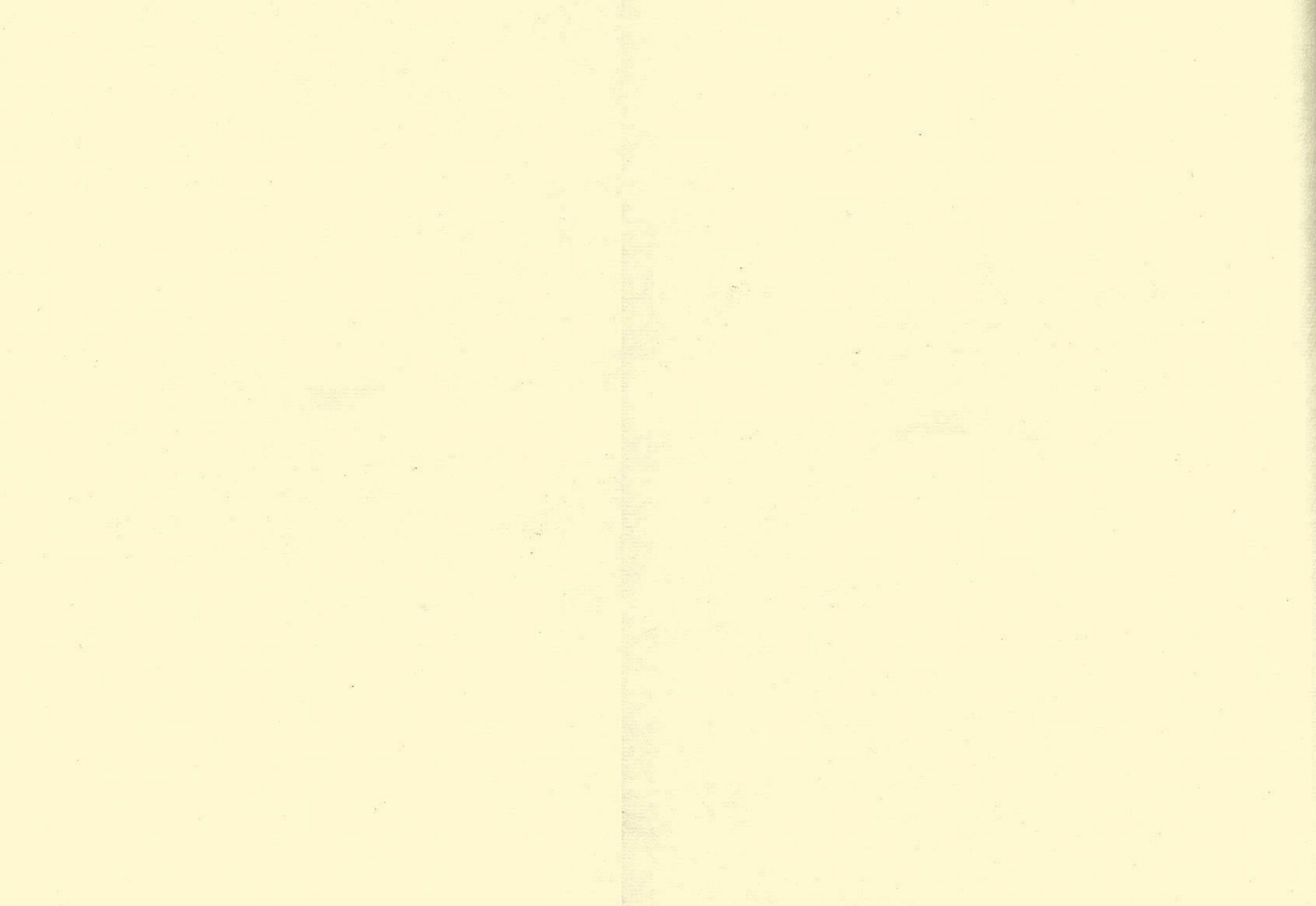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八



文章正宗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本傳山穎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

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告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虐之時故舜措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

夫布衣韋

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

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

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

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

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

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

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

且號阿房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

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

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二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於山吏徒數十萬人
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玉治銅錮其內聚塗
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傲游上成山林為葬
之後至於此使其後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葬焉
師古曰顯謂土塊蓬顯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秦以
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顯蔽冢也顯音口果反秦以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山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

文十七

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
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
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
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
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
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行暴虐
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

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

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士傳

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

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

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

飲酒謂食已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餽古鯁

湯口也醕音脩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

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

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

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

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

日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

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

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

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
休息飢寒者不得衣帛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
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
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古師
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每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虡言其奢素也虡孟獸之名謂鐘鼓之柎飾為此獸虛音鉦
節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
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象世廣德以為
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

大司七十二十九

卷之七

四

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
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
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
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
諫之士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縱恣行誅退諛諂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
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
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
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
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
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
之服錫裹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裹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
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
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

大夏十八

卷之六

三

四

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
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亦作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
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
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
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
嘗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
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毆馳射獵矣臣恐朝廷之解馳百
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或曰行平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也帑中十萬餘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子
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
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二髮賜之巾憐其
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
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
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吏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憂後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克

大三百五十五

文七

六

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而下盡願少衰射獵

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此欲文帝

賢之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

非所以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容嚴之色此

肅敬之容天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

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臣莫敢不正身脩

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故功業施於

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業日

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是

按此天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及

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

嘉納其言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目

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殿射獵則倖進而後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以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

賈誼陳政事疏本傳誼為長沙王太子後歲文帝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輦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陳政事疏本傳誼為長沙王太子後歲文帝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輦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閣諸侯王僭擬北過古

制淮南齊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正建其大略云云。通鑑載於孝文

年大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捨攘晉灼曰

攘亂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

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使為治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謂亦言之

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

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

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按漢古未遠故人曰言

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同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

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此而安

大正三十五卷之廿五

卷之七

卷之八

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孰也雖使禹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

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親弟謂為

東帝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警蹕稱制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今兵又

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

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言權力且十此者然而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
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萑操刀必割孟康曰萑音衛臣
不萑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今令此道順而
言當乃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劬
曰抗其頭而劉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辱夫以天子
師古曰墮音火規反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設陛下居齊柏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大五十九十四

文七

九馬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
鼎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臣贊曰言非有側室
反諸公幸者廼為中消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遠至遠
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
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悉至溼也師古
古德字溼厚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

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

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

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

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

為治虛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詎歷數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

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

而為天子之書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

卷之七

文七

十一

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師古曰言驚愕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字名忠直為御

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已陷其匈矣陛下

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

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

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頓讀曰

鈍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也至於體

解之所非片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法制人主之片斧也今諸侯王皆眾解也釋片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

南濟北執不可也誼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芒刃

而用斤斧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

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此異人也亦形執

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

大三十一

文七

七

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

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思心附則莫若今如

長沙王欲臣子勿趙醢則莫若今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

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

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

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
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
一人之眾天子之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膏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音開章
之計不萌應劭曰柴音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
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文七

十三

按此天下之善謀也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王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搯身慮一動師古曰搯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齧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是下曰蹠齧古吳字言足蹠反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

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况子之子也親者或云分地以安天下疏者
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未從病瘡也又苦蹠齧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九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
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云已也而漢歲
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共負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曾倒懸而已師古曰豈
讀曰但
又類辟且病疥師古曰
辟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疥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
五尺以上不輕得息片候望
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
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大三丁四十八
文七

十三

是

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
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云其甚矣臣竊料匈
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
其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
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
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二
行臣表之說不可曉
五餌略見匈奴傳贊行臣
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
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
使送公王妻匈奴
舉匈奴之說不肯行強之因以
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
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
畜菟翫細吳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

威可遠知而直數百里外感今不信可為流涕者此

也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諸侯之相號為丞相天子列御秩二千石諸侯列御秩千石

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

諸侯妃號曰后天子高門曰司馬諸侯宮門為司馬

天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

事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紃之裏縷以備諸

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練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奢僭至此文帝不

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之心專以推并兼為事

是今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

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

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項時耳然而

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

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此二太息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

服虔曰諄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師古曰與其舅併侶無禮甚也併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辱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

者利不同禽獸者二幾耳師古曰唯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

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校

而取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

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

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奉兩廟之器如淳曰

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

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言詐為文書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

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按是時張蒼為宰相倉故秦史故所知止此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

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日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臯陶謨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勅之庸之則賴乎人而已此言非是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

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或謂詛推尊管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管子此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或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耻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

文七

十六

信云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

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九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

疑惑師古曰幾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

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

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油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昭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二行矣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五大傅六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自心惡行以心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文七

卷七

道術者以備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于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以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以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習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乃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以習者為學之官也學地曰帝之果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真則聖智在位而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階

矣師古曰前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

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及太

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教則有記過之史循膳之

宰進善之旌誅諂諂之木謂之鼓誓史誦詩工誦箴

諫大夫進謀士謂民言與智長故切而不規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

字與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步中采

齊師古曰樂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

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諂諛計者謂之殺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

守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為太子以博為

其授胡亥以誠為深切也郤詵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

也然而不能從也長不以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

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遵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

亡之變治亂之成其要六其要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人曰諭教由選左右天心未濫而先諭

教則化易成也顯明於道也智祖之指則教之力也誼

欲選左右開以術智術數教太子帝能受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

者欲不異及其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大七小六五九

有雖死而不相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行而左右止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為太

息之九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二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據此之公無私天地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

禮云者貴紀未萌而起教於微妙使民日遷善

遠卑而不自知曰聽訟言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為人三計者莫如先察取君效舍之極定於內
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豈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
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於積
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則禮義以刑罰治之者則
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以法令道之以德教治而民氣樂毆之
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反矣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
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世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
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
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以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
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
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及身子孫誅絕此天
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也夫惡邪人之言曰聽言
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
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可與命夫

事以觀之也此當為太息之也人王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

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

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

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是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卷之七

九二

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

戮之辜不加其身古有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

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

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

刑笞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

者不恭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極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亡恥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

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

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威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師古曰釁重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文七

大二

高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王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師古曰頓聾聵讀曰鈍集師古詐謂無志分也集音胡結反詐音后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籠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簞簞不飾師古曰簞簞所以盛飯也方曰簞國曰簞坐汗穢淫亂男

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仕者

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其

臯矣猶未片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諄也故

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纓纓鄭氏曰

纓白冠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

喪服也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韘而加也

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

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

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

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

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

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師古曰此言聖人焉此節

勩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彼且為我死故吾得

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

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

治平亡事復爵品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

稍復入獄自審成始○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以

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後緩急之引君當道者

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是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藹

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醜

辭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

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按

誼之書已見經史兵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刑

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免罪

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自殺固免束縛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自殺固免束縛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自殺固免束縛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自殺固免束縛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自殺固免束縛亦下獄棄市非自審成始也大臣有罪

大正十七年八月十一日

愚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

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生而見

之習以為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

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

止非禮不行學上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

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策

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比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憂而天迺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六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
曰旋旋速也茂哉皆彊勉之謂也按為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
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
也仲舒斯言可謂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
得聖賢要術矣樂比其具也故堯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
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
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
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
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
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
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
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
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
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
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人復于王屋流為烏古師
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代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此蓋受命之符也
按仲舒之學粹矣然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
能不感於符命此北孔子曰德不
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
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孤必有鄰皆積善
不能統理群生諸侯有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

大三、四十六、小、冊、一

文七

六六

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
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
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中山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一而天下之從上猶淫之
在釣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者毛之人也釣造也
之法其以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徠動之斯和此
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之道之端得之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
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
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
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

四百个

文七

二十七

本刑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
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
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
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
君者止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似潤澤而

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此即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伸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

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君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仁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

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

大

卷七

二十八

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

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

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

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古師

曰循順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

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其之禮樂

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以滅先

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治也

也簡易乾坤之德豈故立為天子十四
秦所行乎顯與尊同

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

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心人民罷頑

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

也殊絕也扞距也冒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

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

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效

亡今下而談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三司四十八小七十六

文七

九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

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

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

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天天之祐而享鬼神

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也天子覽其對而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異焉乃復冊之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詩遠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冬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
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
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
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
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
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
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知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遜也寧固仲

舒言之不詳武帝後心之啓未必不由此

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

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
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
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
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
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三六十四小三十二

文七

廿一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
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
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
禮內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惛酷
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
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
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

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則高明矣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

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類

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俗是與憂勞萬民思惟

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

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木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

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

云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

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

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效為市貧窮

孤弱寬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亂氣

氣充塞群生真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

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郎中郎中郎中郎中郎中

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之

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

材業又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端為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
廉恥買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司所貢不肖
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
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編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
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
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
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
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望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累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者必有徵於天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云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非學
貫天人之際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
者不能言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
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
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
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
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
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
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
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樂然有文以相
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
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以
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
仁誼然後重禮節善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
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
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
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
諸侯師古曰謂從也舜興孟康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
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大行九十九

卷七

北五

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
顯德音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
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
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
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
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豈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千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
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以而不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
謂之道道者萬世之敝為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也音莫報反
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
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襄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裒故古救也
孔子曰云為而治者其舜虛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云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
棟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大正五十五

卷七

廿一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

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

此言即中庸之意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

云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

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

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愚按致字當屬下句

蓋周之不可盡變宜少損之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

俗之夏忘則當極其用故曰致澤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詛

考問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

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龜麟來游以古準今宜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泥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予之齒者去其角

又七

卅七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者有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

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

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

以置置置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

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園宅博其產業畜其積

委務此而亡已以迫就是漢書曰九月股孟與曰

也師古曰指音宣取音子六反寢以大窳富者奢侈羨溢貧者急

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審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
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
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
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
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
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
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
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
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
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
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
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而爲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夫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

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而

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李校之

官州郡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

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分明○胡文

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

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

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朱文公曰仲

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

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

恐本原馳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誼有

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舒見

道不明勳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

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

大七十五卷三十九

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

似識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

生之質如何曰不然性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

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

請施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非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餒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味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按先帝謂孝昭也說見昭帝詔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
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
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
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採乃得蒙更生今歲
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

文七

四十一

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且蚤
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上施行其策

王吉言得失疏

本傳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郡吏舉孝廉為郎累遷為

昌邑中尉昌邑王廢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味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時神爵元年也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甘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謂至恩未可謂本功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

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
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
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
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

文七

四一

其欲治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

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

師古曰萌生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銷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

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三制毆一世之民躋之

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高宗竊

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請古師唯陛下財擇焉

日財與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

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孝

明而民多夭聘也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

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天子

曰尚公主國入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

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

馬貴賤有章以喪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

自制是以貧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

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

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察多驕傲

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位禮所為作

曰代禮詩篇台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造瑯瑒商不

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

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龍

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言自餘

往詳於政事而略於人君之身古之所陳具有秦

使一帝能權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闡建萬世之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必必有道帝乃親為選

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吉意以為之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帝初即位史高領

書事碎為議曹史薦衡於... 以為郎中... 給事中上問以政治得失... 上疏云云... 時

永光二年

... 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聞愚生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
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
今天下俗貪且... 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
碎之意縱網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

大三十六

文七

四三

黨隆苟合徼待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棟幹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 樂施則
不暴上... 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
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
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 之治皆不本禮...
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 一

衆茲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
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
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
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
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
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罪殊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
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
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逐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略不及此
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按衡之論美矣然
方是時恭顯用事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

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

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文七

四五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乎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
音扶日反

是以辭下

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
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
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
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
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
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愚按此所謂性蓋指氣也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
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
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文七

四十一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

而內主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按衡此論甚善然元

少斷若於汎陳之後又切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

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

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姻內故聖王必慎妃

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

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

冠乎除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致禮

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而主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方
得其序則海內自修而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
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
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
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
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衛為少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
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

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匡衡戒妃匹勸

經學疏

建昭初代韋玄成為丞相元帝崩成帝即

位衛上疏云云時竟寧元年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莫米絕於心未有游虞六射

小六十一

二十七

四七

章

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
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兢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又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
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主教之端也自上世已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且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且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繫異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卷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食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若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悉其所學故德將事業皆無定觀○以上論時政大略

